

第二章 《老殘遊記》與時代環境

中國小說敘事文學的發展，並非一個獨立自足的發展體系，而是受到時代背景、社會文化或歷史思潮諸多因素的衝擊與激盪之下，有所啓發與融合的。就清末新小說家們的書寫背景而言，我們可以看到，新小說家們已經決定要走出傳統封閉的書房，踏出高聳的象牙塔，選擇手拿放大鏡的方式，來仔細觀察清末亂世的種種奇特現象，並且以新小說的形式，忠實地呈現出他們對於整個時代的紀錄及呼聲，寄寓自己的改革理念與淑世情操。

筆者認為新小說家們在小說敘事寫作上，往往不約而同地，烙上了時代的深刻印記。也正因為在這樣特定的時空背景的推動之下，清末新小說在題材上的選擇，以及其中所代表的社會背景和文化傳統，勢必與傳統明清章回小說，產生不同之處。因此，清末新小說家們已經體察到，如果寫作小說是拘泥死板，似是而非，又累贅拖盪的話，容易導致小說產生不良的影響。新小說家們在面對時代衝擊之下所作出的反應，不僅可從清末新小說的寫作中得見，也可以從清末的小說理論界，尋得一則又一則符合新小說的批評理論，亦即主張小說應當要有教育功用與娛樂效果，以便達到救亡圖存、教化新民的任務。舉例來說，康有為先生就曾經指出：

故『六經』不能教，當以小說教之；正史不能入，當以小說入之；語錄不能喻，當以小說喻之；律例不能治，當以小說治之。³⁴

強調小說發揮教化人心、移風易俗的重要功能，而梁啟超先生也在〈變法通議·論幼學〉主張：

今宜專用俚語，廣用群書：上之可以借闡聖教，下之可以雜述史事，近之可以激發國恥，遠之可以旁及彝情，乃至官途醜態，試場惡趣，鴉片頑癖，

³⁴ 康有為：〈《日本書目志》識語〉，收錄於《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（第一卷）》（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7年一版），頁29。

纏足虐行，皆可窮極異形，振勵末俗，其為補益有量耶！³⁵

康、梁兩人，均強調小說寫作的政教功能，主張小說在藝術、教育與娛樂等方面，皆要兼顧完備。如果小說的內容輕薄浮華，則有失於傷廉害義，不足以誨人以善；倘若過於莊重嚴肅，又反而無從供人消遣³⁶，於是乎小說不僅要吸引閱讀者的關注，也必須擔負起教化新民、移風易俗與救亡圖存的重責大任。

故清末新小說家們在寫作小說之際，往往會取材於時代背景的文化、政治、社會或軍事等事物，作為小說寫作的素材來源。這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了清末新小說的書寫，無論是在內容題材上，還是書寫風格上，均與當時的政治情勢、社會背景或教育思潮等方面，產生了緊密聯繫、息息相關的情況，而具有強烈的時代性³⁷。由於清末不論在社會、政治、經濟、文化與教育等方面，均發生了激烈的變化、搖晃與動盪，敏銳的小說家們，自不會無視、無感於此，而將之一發於字裡行間，成為「新小說」。這是小說寫作的目的，也是小說寫作的主要內容。也就是這樣的特定時空條件，提供了《老殘遊記》書寫與創作的滋養土壤，並成為小說敘事的成長助力。

因此，本章節所要關注的是《老殘遊記》與時代環境以及文化思潮間的匯集鑄鑄之關係。在清末時空背景的影響之下，《老殘遊記》是如何呈現其獨特的書寫價值？針對這個的答案，筆者將嘗試從構思、寫作、出版與流傳，到民間通俗文化的展現、學術義理的思想觀點、社會題材的寫實層面等面向上，著手進行論述。筆者認為，《老殘遊記》本身所涵蓋的，不僅是面對動亂時代衝擊的反應而已，在更深一層的意義上，是融會、吸納與統整了中西文化之間的差異，而提昇了清末小說書寫的成就。因此，《老殘遊記》不僅是中華民族的文化成就，更足以躋身於世界文學之列，故筆者認為，《老殘遊記》實為清末新小說中登峰造極的絕佳之作。

³⁵ 梁啟超：〈變法通議·論幼學〉，收錄於《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（第一卷）》（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7年一版），頁28。

³⁶ 顏廷亮：《晚清小說理論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6年一版），頁47。

³⁷ 阿英：《晚清小說史》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68年一版），頁10。

第一節 《老殘遊記》的寫作與出版

一、《老殘遊記》的作者與寫作動機

關於《老殘遊記》的作者考證方面，從胡適先生以降的學人論述中，對於《老殘遊記》初編二十回的作者究為何人，並未存有太大的歧異，基本上都認定初編二十回，確實為劉鶚本人親筆所做，因此這與胡適先生的考證，並無多大的出入。

至於《老殘遊記》二編現存九回，雖然亦連載於 1907 年的《天津日日新聞》，但劉鶚後人劉厚醇先生，卻提出二編九回，並非劉鶚本人所著，而是後人托名偽作的³⁸。可是此一論點，並沒有實憑實據加以支持，故無法直接說明二編確為他人所著。加上馬幼垣先生，針對劉厚醇先生提出二編非劉鶚所作的觀點，反覆檢驗，且針對當中猜測失當之處，加以反駁，並引證日人樽本照雄提出連載於 1907 年《天津日日新聞》的影印本做為佐證，以證實二編九回的作者，確實為劉鶚本人無疑，而從此成為定論。至於殘編作者是否為劉鶚，馬幼垣先生認為，由於殘編殘缺不全，篇幅亦十分簡短，而且尚未出版刊刻，所以殘編作者是否為劉鶚本人的問題，可略而不論，或是當作為補充資料即可³⁹。

清末的報刊雜誌，多數會刊登或附錄具有文學性質的篇章雜記，一方面可以增強報刊雜誌的可讀性與豐富性，以刺激其銷售量，另一方面也提供知識份子們一個能夠發表小說理論或創作的園地，以小說理論或創作，作為個人宣洩內心情感或不滿時政的手段。例如梁啟超先生，就曾經利用《新小說》，提倡個人的小說主張，發表政治小說論，並提出「小說界革命」的口號，強調小說新民的意義與重要性。

而梁啟超先生此舉，也啟示清末許多新小說家們，紛紛投入報刊文藝的寫作裡，像吳沃堯、曾樸、李伯元、劉鶚等新小說家們，受到梁啟超先生登高一呼

³⁸ 劉厚醇：〈《老殘遊記·二編》存疑〉，收錄於《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》（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85年一版），頁513。

³⁹ 馬幼垣：〈讀劉著《老殘遊記·二編》存疑〉，收錄於《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》（四川：人民出版社，1985年一版），頁520。

的緣故，熱烈響應，前仆後繼地在報刊雜誌上，發表新小說，甚至自創小說書報，加速了新小說寫作的數量與流傳的速度，無形中也促進小說家的職業化與專業化⁴⁰。就是在報刊傳媒迅速發展的背景，以及小說稿酬的物質條件之下，讓劉鶚可以放寬心胸去嘗試文學創作，於是《老殘遊記》就在這個有利於新小說寫作的環境裡，被書寫了出來。

在此，筆者嘗試要考究《老殘遊記》的寫作動機為何？這個真正的答案，似乎只能由劉鶚本人親自說明，方具有公信力。如果僅靠後輩學人從《老殘遊記》中，蠡測劉鶚寫作此書的動機或起因，不免會落入口說無憑，或是過度臆測之境。但筆者提出這個問題，並非無的放矢、自找麻煩，實在是因為劉鶚之子劉大紳先生，曾代替劉鶚本人來回應這個問題，雖然說劉鶚之子亦非劉鶚本人，無法一一清楚說明這部小說的寫作動機、構思經過與創作過程。但是劉鶚之子劉大紳先生在劉鶚寫作《老殘遊記》一書之際，曾時常在旁隨侍，所以對於劉鶚在當時寫作過程的一舉一動，均有詳盡的彙整紀錄：

《老殘遊記》一書為先君（劉鶚）一時興到筆墨。初無若何計畫宗旨，也無組織，當時不過日寫數紙，贈諸友人。不意發表後，數經轉折，竟爾風行。不獨為先君預想不及，且先君也未嘗有此預想。先君在日，除一般閱讀者因不知誰作，泛為讚美外，戚黨中知者，亦每面致稱譽。先君常欲然，以為隨意筆墨，不虞得譽，殊非所願，故雅不欲人知真姓名，並因此故，嘗欲重作一稿，名為《老殘遊記外編》。⁴¹

劉鶚起初寫作《老殘遊記》的動機，並非是有意識地要創作一部完整的小說，並且將其公開諸世來博取文壇美名。劉鶚原先的寫作小說的初意，本是為一時興到筆墨，隨意寫作而已，用於抒發內心情感。後因方葯雨等人在《天津日日新聞》中，刊登揭露清廷貪污腐敗的報導評論，而引起慈禧太后的勃然大怒，並且下令官府逮捕相關人等，加以論罪處刑。當時劉鶚的好友連夢青，也因為方葯雨一案到牽連，逃難他鄉，淪落異地，生活面臨困境，急需各方資助。就在此時，劉鶚為了資助連夢青一家生計，而將《老殘遊記》刊登《繡像小說》上：

⁴⁰ 郭延禮：〈傳媒、稿酬與近代作家的職業化〉，收錄於《齊魯學刊》，199年第6期。

⁴¹ 劉大紳：〈關於《老殘游記》〉，收錄於《劉鶚與老殘游記資料》（四川：人民出版社，1985年一版），頁392。

時商務印書館刊行小說月志，名《繡像小說》。連經人介紹，售稿與之，每千字酬五元。連乃開始其筆墨生涯，作一小說，名《鄰女語》，大致描寫拳亂事。未幾，連太夫人至滬，以廉價賃居於愛文義路之眉壽裡，則先君所居間。以屋為馬眉叔先先產，馬與先君為摯友也。連賣文所入，仍不足維持其菽水所需。先君知其耿介，且也知其售稿事，因草一小說稿贈之。連感先君意，不得不受，亦售之於商務。並與訂約，不得更改原文一字。此小說，即近三十餘年中一般人認為神秘預言之《老殘遊記》。⁴²

雖然《老殘遊記》成書的起因，是源於一個幫助他人的動機，起初僅是為了資助友人連夢青一家人的生計，但沒想到這原本只是懷抱著一顆赤子之心所行的路見不平、拔刀相助之舉，在日後卻無心插柳，成就了一部影響深遠的小說佳作，也為中國小說敘事的發展，寫下了璀璨輝煌的一頁。

因此，筆者認為，劉鶚身處動亂不安的政局中，但內心世界並不膽怯畏縮，也不曾遠走他鄉而棄國離家，反倒是懷抱著經世濟民的理念與胸襟，隨手拈來，便寫成一部好小說，這實為清末新小說界的一大榮耀。

二、《老殘遊記》的出版年代與版本

《老殘遊記》最初連載於 1903 至 1904 年的小說雜誌《繡像小說》，至十四回中斷。之後又於 1906 年，重新發表於《天津日日新聞》，前後總計共二十回。同年，商務印書館曾出版單行本。最初因是刊登於小說報刊上，所以真實的作者確為何人，並未公佈，僅於自序之上，署名「鴻都百鍊生所以有《老殘遊記》之作也」，至於作者的真實姓名、環境背景與生平事蹟等資訊，並未真正公開，也未有具學術性的文章，來加以討論。

直到民國十四年（1925 年），胡適先生發表〈《老殘遊記》序〉一文，以史實的角度考證其作者：「他的真姓名是劉鶚，字鐵雲。」並引用羅振玉先生的《五十日夢痕錄》中，一篇關於劉鐵雲傳的記載，加以論證，才真正確定《老殘遊記》的作者，確為劉鶚本人無誤，並且對於劉鶚的生平事蹟，有較以往更為詳盡的敘

⁴² 劉大紳：〈關於《老殘游記》〉，收錄於《劉鶚與老殘游記資料》（四川：人民出版社，1985 年一版），頁 392。

述。胡適先生認為，劉鶚是「最早賞識甲骨文字的一位學者」、且「有過治河的主張」、「曾上書請築津鎮鐵路」、但「因請開晉鐵，而有『漢奸』之名」，最終遭權臣控以私售太倉米，被流放到新疆烏魯木齊，客死異鄉⁴³。

自胡適先生以降，對於《老殘遊記》的作者、出版年月日以及出版情形等相關史實的考證資料，一一浮上檯面，也逐漸受到學界人士的討論與重視，同時更帶動了與《老殘遊記》相關研究資料的出爐。其中影響最鉅者，就屬魯迅先生將《老殘遊記》與《官場現形記》、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》、《孽海花》三部小說，並列為清末四大譴責小說，而就此奠定《老殘遊記》一書，在清末小說史上的崇高地位。根據《近代文學研究》的統計資料顯示，《老殘遊記》的版本，高達 157 種之多，故居近代新小說之冠⁴⁴。而造成《老殘遊記》版本眾多的原因，並非由於各個版本之間出現歧異或爭執，其主要緣故在於，此書在小說藝術書寫上的傑出成就，引起廣大閱讀者的歡迎，使得許多出版商紛紛加以出版，才導致《老殘遊記》版本眾多的情況。

在 60 年代，中國大陸的中國人民文學出版社以及齊魯書社等著名的出版社，根據《繡像小說》、《天津日日新聞》的出版資料，以及劉鶚後人提出的史料，再加上一些重要的評論或研究資料，加以校定整理重版。因此，在目前市面可見之版本，大致上均有收錄關於《老殘遊記》初編的二十回、二編的九回與外編殘卷的一小部份，而且還斟酌收錄有相關的序跋、評論或考證等資料，收集可謂相當齊全。本論文在參考數個版本之後，決定參閱台灣地區幾個較為著名的出版社所出版之書籍，主要有：劉鶚著、田素蘭校注、繆天華校閱：《老殘遊記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，1986 年 11 月一版，2003 年 3 月一版七刷），與《晚清小說大系·老殘遊記》（臺北：廣雅出版社，1984 年一版），以及《老殘遊記》（臺北：桂冠出版社，1986 年一版）以及《《老殘遊記》初二集及其研究》（台北：世界書局，75 年一版）。至於中國大陸方面的版本，主要是以劉鶚著、嚴薇青校點：《插圖本老殘遊記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2002 年 9 月一版，2003 年 4 月二刷）為主。因為以上列舉的幾個版本，均詳盡地收錄《老殘遊記》相關的序文、評論

⁴³ 胡適：《〈老殘遊記〉序》，收錄於《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》（四川：人民出版社，1985 年一版），頁 366。

⁴⁴ 季羨林主編 張燕瑾、呂薇芬等編著：《近代文學研究》（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2001 年一版），頁 474。

及研究等。而且筆者發覺它們較一般市面流通的版本，更為嚴謹篤實，並且在校注方面勘誤，下過一番功夫，因此謬訛甚少，大大有助於學術研究方面的使用。因此，本論文的研究，乃是採用此數種版本，加以相互比對參照而成，如果版本之間有差別或歧異之處，筆者亦參考其他的版本加以對照，以避免出現孤證，或是過度蠡測之舉。

第二節 《老殘遊記》與民間文化

中國傳統的民間文化，可以說是精彩絕倫、多采多姿，不僅是中國文化引為傲的生命價值，也是文學藝術的泉源。正因為有民間文化活力的挹注，才能維持文學書寫永續不斷的發展。如果沒有民間文化，相信許多文藝表現，將會失去應該有的靈魂與生存根源。

《老殘遊記》一書在清末，大受讀者的歡迎，並且廣泛流傳，不僅文人雅士階層會閱讀此書，連一般社會大眾也會翻閱此書，這可稱得上是雅俗共賞的一部小說。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，是因為《老殘遊記》融合了民間的通俗文化與文人學士的寫作風格，將文人雅士的文藝創作與民間通俗的流行文化，加以巧妙、妥善地結合，而成為《老殘遊記》一書的敘事書寫特色，獨樹一格。這樣的創作手法，一方面符合了閱讀通俗大眾的心理期望，一方面也開拓小說敘事書寫的境界，讓千千萬萬的閱讀者可以從小說的閱讀過程中，獲得內心慰藉以及情感抒發。

一、《老殘遊記》與傳統說唱藝術

清代傳統的說唱文藝可謂十分發達，例如：評話、評書、彈詞、南詞以及鼓詞、子弟書、快書、大鼓書等說唱藝術皆在廣大的民間，流傳不絕。而劉鶚在寫作《老殘遊記》之際，也將當時流行的說唱藝術，亦即山東大鼓書的唱法、曲調以及特色等，透過老殘在大明湖遊走觀看聽說書的情節，加以刻畫、描繪與記

錄，使之融入《老殘遊記》一書⁴⁵。

我們可以順著劉鶚筆下所敘述的人事物，來考究當時大鼓書表演的盛況。在《老殘遊記》第二回中寫到，老殘往濟南遊走中，在一茶館休息：

茶房說：「客人，你不知道。這說鼓書本是山東鄉下的土調，同一面鼓，兩片梨花簡，名叫『梨花大鼓』，演說些前人的故事，本也沒甚稀奇。自從王家出了這個白妞、黑妞妹妹兩個，這白妞名字叫做王小玉，此人是天生的怪物！他十二三歲時就學會了這說書的本事。他卻嫌這鄉下的調兒沒甚麼出奇，他就常到戲園裏看戲，所有甚麼西皮、二簧、梆子腔等唱，一聽就會；甚麼余三勝、程長庚、張二奎等人的調子，他一聽也就會唱。仗著他的喉嚨，要多高有多高；他的中氣，要多長有多長。他又把那南方的甚麼昆腔、小曲，種種的腔調，他都拿來裝在這大鼓書的調兒裏面。不過二三年工夫，創出這個調兒，竟至無論南北高下的人，聽了他唱書，無不神魂顛倒。現在已有招子，明兒就唱。你不信，去聽一聽就知道了。只是要聽還要早去，他雖是一點鐘開唱，若到十點鐘去，便沒有坐位的。」

在上述引文中，可見說書人物白妞、黑妞雖然尚未登場表演說大鼓書，但其演出效果之驚人，歌聲之迷人，已經從茶房小二口中一一道出。而老殘接下來的工作，便是要親臨現場，看看這黑白二妞的說書，是多麼盛況空前，熱絡不已，為何早早就座無虛席呢？劉鶚在此透過茶房小二的口頭敘述，將當時流傳於民間的說唱藝術一一細數，西皮、二簧、梆子腔以及昆腔、小曲等皆可被黑白二妞融入大鼓書的調兒裡。

小說接下來便是敘述老殘，親臨說書茶館的情況：

那明湖居本是個大戲園子，戲台前有一百多張桌子。那知進了園門，園子裡面已經坐的滿滿的了，只有中間七八張桌子還無人坐，桌子卻都貼著『撫院定』、『學院定』等類紅紙條兒。老殘看了半天，無處落腳，只好袖子裡送了看坐兒的二百個錢，才弄了一張短板凳，在人縫裏坐下。

從這處情文並茂、自然通暢的敘述過程中，不難見到劉鶚從容運筆，獨運匠心的寫作模式。他只用白描的手法，就能毫不費力地將大明湖說書茶館的場景佈置、

⁴⁵ 曾永義：《俗文學概論》：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03年一版），頁747。

人聲鼎沸、坐無虛席之狀，活生生地躍於紙上，字裡行間，靈活生動，使人讀之如在目前。從茶館的前身是「大戲園子」，再到老殘一腳邁入園子中，立即感受到人聲鼎沸，客人們絡繹不絕，這樣座無虛席的場面，連要尋覓一處落腳座位，也是困難重重的種種情況，向讀者預告這一場說書表演的精采可期。後來小說寫到老殘在幾經折騰之後，終於找到一處可暫坐的椅子。等坐穩之後，好戲上場了，老殘便把目光移向戲臺前：

看那戲臺上，只擺了一張半桌，桌子上放了一面板鼓，鼓上放了兩個鐵片兒，心裡知道這就是所謂梨花簡了旁邊放了一個三弦子，半桌後面放了兩張椅子，並無一個人在臺上。偌大的個戲台，空空洞洞，別無他物，看了不覺有些好笑。

從小說故事情節的敘述中，我們可以見到，作為小說主要人物的老殘，一開始是陌生地進入茶館這個鼎沸熱絡的現場。劉鶚的目光，是從台下往台上不斷地轉移，好奇地仔細端詳這個饒富趣味的空間，在心態上也產生了變化，而「看了不覺有些好笑」。

在此，小說的閱讀者也不知不覺地，隨著老殘的目光，進入到說書茶館當中，和茶館中的聽眾們，一同引領等待著黑白二妞上場說書。因為小說的閱讀者，需要隨著老殘的目光，才能獲知茶館內發生的人事物。這也是劉鶚《老殘遊記》的書寫藝術，之所以會獲得後代許多閱讀者讚許的原因之一。因為劉鶚將眼睛無法目見的聲音，透過小說人物老殘的感受，結合了語言文字的藝術書寫，使其能呈現於閱讀者面前。例如，小說首先從黑妞說書的故事情節中，鋪陳出白妞王小玉說書之絕妙動人：

王小玉便啟朱唇，發皓齒，唱了幾句書兒。聲音初不甚大，只覺入耳有說不出來的妙境：五臟六腑裏，像熨斗熨過，無一處不伏貼；三萬六千個毛孔，像吃了人參果，無一個毛孔不暢快。唱了十數句之後，漸漸的越唱越高，忽然拔了一個尖兒，像一線鋼絲拋入天際，不禁暗暗叫絕。那知他於那極高的地方，尚能回環轉折。幾轉之後，又高一層，接連有三四疊，節節高起。恍如由傲來峰西面攀登泰山的景象：初看傲來峰削壁幹仞，以為上與大通；及至翻到做來峰頂，才見扇子崖更在做來峰上；及至翻到扇子崖，又見南天門更在扇子崖上：愈翻愈險，愈險愈奇。那王小玉唱到極高

的三四疊後，陡然一落，又級力騁其千回百折的精神，如一條飛蛇在黃山三十六峰半中腰裏盤旋穿插。頃刻之間，周匝數遍。從此以後，愈唱愈低，愈低愈細，那聲音漸漸的就聽不見了。滿園子的人都屏氣凝神，不敢少動。約有兩三分鐘之久，仿佛有一點聲音從地底下發出。這一出之後，忽又揚起，像放那東洋煙火，一個彈子上天，隨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，縱橫散亂。這一聲飛起，即有無限聲音俱來並發。那彈弦子的亦全用輪指，忽大忽小，同他那聲音相和相合，有如花塢春曉，好鳥亂鳴。耳朵忙不過來，不曉得聽那一聲的為是。正在撩亂之際，忽聽霍然一聲，人弦俱寂。這時台下叫好之聲，轟然雷動。

劉鶚透過人物老殘親臨說書現場的真實感受，道出了白妞王小玉說書的感人肺腑之妙，尤其對於無形無象的聲音魅力，都能使之活生生躍於紙上，如同那吃人參果一般，無一個毛孔不暢快，而高音之如鋼絲拋入天際，又有回環轉折，又有如由傲來峰西面攀登泰山的景象等，將聲音作形象化的書寫，這確實將小說的敘事藝術與傳統說唱藝術，做出了最美妙完善的結合。

所以筆者認為，這段故事情節的書寫，不僅是擷取白妞王小玉說書的題材，將說書的奧妙之處，透過小說文字的敘述，表現得淋漓盡致，另外更值得討論的是《老殘遊記》受到傳統說唱藝術的影響甚深，故其成就的價值，是超出當時一般的小說書寫的。因為劉鶚能將說唱的演出與聲音的輕重緩急、高低起伏，以及聽眾內心世界的震撼感受等細節，藉由語言文字的敘述來呈現，讓原本抽象而不可紀錄的聲音，透過他的生花妙筆，靈活地流洩於字裡行間，令人讀後心神嚮往不已。這樣的敘事筆調與書寫特色，實可推為清末新小說的敘事藝術中，難得一見的瑰寶。

二、《老殘遊記》的公案色彩、俠義風範與偵探手法

自明中葉以降，公案小說就開始廣為流傳，例如《百家公案》、《龍圖公案》等刻畫清官斷案的小說集，在民間說書藝人或街巷書坊中，一直都是膾炙人口、深得民心，其故事情節的模式往往是凶神惡煞欺凌善良人家，奸人邪惡陷害忠義之士，而在善良人家與忠義之士走投無路之際，惡煞奸人的詭計即將得逞的緊要時刻，忽然出現一位清明正直的青天大老爺，出來主持正義，鋤奸除惡，讓沉冤

得雪，正義也因此得而伸張⁴⁶。

因此，公案小說或者說是公案文化的題材，在明清敘事文學中，都一直持續廣為流傳與不斷發展，而這股公案風氣，也蔓延到《老殘遊記》這部小說。因為就小說題材的選擇上而論，《老殘遊記》中主要有兩起公案故事，分別是控訴清官玉賢與剛弼兩人，昏庸殘暴，草菅人命，而百姓在他們的惡政之下，是如何的苦不堪言。只不過傳統公案小說伸張正義的力量，是由青天大老爺所發出的，例如：欽差大臣、包公或是清廉的縣太爺。但是在《老殘遊記》中，我們卻看到行走江湖的郎中老殘，用平民之姿，取代原本公案小說中偵辦案件的欽差大臣、縣太爺或衙門捕快，以布衣的形象，來處理玉賢殘殺人命之過，以及代魏家父女伸冤之舉。

但劉鶚卻不受傳統公案小說中，將清官刻畫成絕對正直的影響，而是大聲地控訴清官玉賢、剛弼的不是，以及揭露當中種種愚昧醜陋的酷吏作為。小說中，老殘大罵他們是下流的酷吏，筆者認為，這才是劉鶚想要揭露的清官面目。因為小說寫老殘私訪玉賢酷政，從店掌櫃老董與曾經遭受摧害的老王之間的對話，逐字逐句地得知玉賢是如何罔顧忠愚，殘害人命，揭示出所謂清官的真正面目。例如，于家屯的財主于朝棟，因強盜移贓而被陷害入獄，沒想到那個玉賢既然不分青紅皂白，將于家父子三人，收入站籠，而于家媳婦吳氏在營救未成之後，也自盡殉節。然此舉卻未能影響玉賢自認剛直不阿的私心，反而更認定于家父子皆有罪過，判定其死罪，造成三人先後相繼站死。

小說中，清官玉賢在曹州府實行酷刑，前後死於站籠的人數高達二千餘人。這引發老殘對曹州百姓遭遇的同情，對玉賢酷吏的種種作為，老殘也感到激憤難平，於是寫了致莊宮保的長函，細述玉賢的酷吏行為，使曹州百姓終於得救。老殘此舉在敘事書寫上，傾向公案小說的模式，可見《老殘遊記》確實有蒙受公案小說影響之處，方有此一故事情節的書寫。同時也因為在清末小說中，公案小說與俠義小說發生了合流現象，例如：《施公案》、《三俠五義》等被歸類俠義公案類，所以《老殘遊記》因為書寫老殘前去解救蒙難的黎民百姓，也被歸類為俠義公案小說之一。⁴⁷

⁴⁶ 魯德才：《白話小說型態發展史論》（天津：南開大學出版社，2002年一版），頁181。

⁴⁷ 武潤婷：《中國近代小說演變史》（濟南：山東人民出版社，2000年一版），頁70。

雖然老殘營救苦難百姓，確實為俠義之舉，也具有俠義氣度的典範，但公案與俠義小說兩者之間，仍然存有根本上的差異，因為一個是存在於朝廷官衙制度內的，一個卻是遊走於民間草野之間的，也就是存於制度外的。前者是講求合理、合法透過審判的過程，讓正義得以彰顯，公理必須要經由官吏的主持方能得以伸張。可是後者卻是強調道理義氣，為了俠義可以置生死於不顧，布衣匹夫之細，亦可操殺生之權。

雖然公案小說與俠義小說的中心主旨，皆在為百姓伸張公道，因此二者的立足點與出發點，並無太大的差異。但是，二者所分別採取的行動以及處理過程，卻往往有極大的不同。例如，我們看《老殘遊記》擷取公案小說的故事情節，寫老殘暗訪清官玉賢的罪過，可是老殘並不直接取用公案模式，去直接書寫玉賢後來受到怎樣的懲罰，而是將重心移至老殘俠義風範的身上，讓老殘透過一封紀錄玉賢虐殺百姓的長函，解救了曹州百姓蒙受的苦難，這樣的敘事重心，便從公案的情節模式，轉化為民間俠義風範的義舉。因此，筆者認為在《老殘遊記》中，老殘行走江湖所表現的，是一種俠客的典範。老殘一方面懸壺濟世，嘗試治療病態的清末社會，一方面暗訪社會不平之事，勇於去揭露暴戾之士的惡形惡狀，為百姓伸張正義公理。也因此，制度內的官場公案文化與制度外的民間俠義風範，在此處得到一個巧妙而適當的結合與安置⁴⁸。這也加強劉鶚寫作的目的，使得老殘的遊歷四方，能呈現出更為深刻的時代意義與文化思考。

至清末，域外偵探小說已經傳入中國，也有人開始嘗試寫作偵探小說，但是中國剛開始流行的偵探小說，仍以翻譯作品為多，並受到眾多閱讀者的熱烈歡迎。例如，清末流行的《福爾摩斯偵探案》就是，當時所翻譯的偵探小說，據統計高達四百餘種⁴⁹。當中主要的故事情節模式，還是以推理、偵察或判斷為主軸。例如，故事情節通常是人物登場之後，有某人犯罪或陷害他人，導致員警或偵探必須調查案件，在諸多線索之上，釐清疑雲經過，經由層層推理與調查，最後找出犯罪人或是宣佈破案。

從偵探小說的角度而言，《老殘遊記》確實有部份故事情節，跟偵探小說有相類似之處，例如在《老殘遊記》後面，寫到老殘代魏氏父女伸冤之舉的情節，

⁴⁸ 王德威：《如何現代，怎樣文學？》（台北：麥田出版社，1998年一版），頁94。

⁴⁹ 郭延禮：《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》（湖北：湖北教育出版社，1998年一版），頁159。

便酷似當時翻譯偵探小說的情節模式。我們可以見到老殘調查賈魏家十三口命案，經由明查暗訪，抽絲剝繭，層層推理之下，最終查出兇嫌是吳二浪子，他因愛慕賈大妮子不成，憤而下毒，害死賈家十三口，並害魏氏父女含冤。這時的老殘，正如同偵探一般，現身辦案，在現有的各種線索之下，進行推理，查出下毒並非魏氏父女，而是吳二浪子，並得知毒藥名「千日醉」，且有解救藥方，前而拜訪青龍子尋求解藥，救活了賈家十三口人。

或許從小說敘事的模式而言，《老殘遊記》確實類似偵探小說，加上偵探小說因為要佈置懸疑和伏筆，引發閱讀者興趣，故經常採用限知的倒敘方式，才能娓娓道出事情發生的始末，使小說高潮與戲劇性能一波接著一波，這樣故事情節的鋪排設計，在《老殘遊記》中也出現了。因此夏志清先生認為，劉鶚曾受域外偵探小說的影響：

作為一本新類型的小說，而以遊記的形式出之，《老殘遊記》最末佈局緊湊那兩回，最為脆弱。這兩回述及老殘搖身一變而為私家偵探，在他助手許亮喬裝誘捕惡棍吳二浪子時，無端端銷聲匿跡了好幾頁。偵探小說大盛於晚清，劉鶚技癢而用之，情有可原。可惜他以偵探故事終結全書，卻破壞前此善為經營遊記體裁的完整性。⁵⁰

夏志清先生認為，小說最後那兩回，破壞了遊記體小說的完整性，但經由筆者仔細深究，認為《老殘遊記》中的偵探手法，其實在敘述清官玉賢的部份，已經略見端倪，所以劉鶚在寫老殘調查賈家十三口命案的時候，並不能說《老殘遊記》以偵探故事來終結全書，即是破壞經營遊記體裁的完整性。不過夏志清先生說對了一點，偵探小說的寫作手法，是「劉鶚技癢而用之」。筆者認為，這是一個極佳的觀測角度，因為清末新小說家們寫作小說時，不僅在小說內容上受到時代環境的重大影響，在小說的敘事手法上，也與時代的變化相呼應，接納了不同以往的敘事手法，故寫作並不侷限一格，而是博採眾體之長，成一家之言，不吝採用當時流行的各種創作手法來寫作。

因此，筆者相信，清末域外翻譯的偵探小說，確實對劉鶚寫作《老殘遊記》產生某種程度的影響。至於可否將之定位為直接繼承或是因襲關係，筆者認為，

⁵⁰ 夏志清：〈《老殘遊記》新論〉，錄於《文學的前途》（北京：生活、讀書、新知三聯書店，2002年一版），頁59。

這個答案是否定的。因為劉鶚在《老殘遊記》中，是同時採用公案、俠義與偵探等手法，作為小說寫作的各種新嘗試。而且這種新嘗試，並不是直接沿用或因襲，而是一種新創作與再轉化。故筆者認為，劉鶚已經能夠跳脫故步自封的侷限，邁出狹隘的書房，嘗試去接觸域外事物，接納新思維，嘗試新寫法，書寫新題材。劉鶚此一開拓之舉，是值得讚許與肯定的。至於《老殘遊記》是否能被稱為中國第一部偵探小說呢？

筆者認為劉鶚只是開始嘗試各種新的書寫方式，並不是有意識或正式地寫作偵探小說，而且偵探小說的創作手法僅被劉鶚部份地採用了。因而，吾人只能說劉鶚在寫作《老殘遊記》的時候，確實受到了西方翻譯的偵探小說的影響，至於它是否是第一本中國的偵探小說，相信答案應該是否定的。

第三節 《老殘遊記》的社會取材

一、反映清末的紛亂政局

清末的中國社會是亂世，是衰世，是困世，也是一個令人心酸的悲世。1840年，鴉片戰爭的無情砲火，將始終對外緊閉的中國大門給轟開，故步自封而腐敗落後的中國社會，暴露在列強的凌欺之下，清廷不得不對當前外患內憂進行反應。可惜清廷屢屢敗倒於外國勢力的壓迫之下，割地賠款、喪權辱國之事，屢見不鮮。而中國社會，也因為清廷的昏庸無能，以及外國勢力的侵入，民不聊生，動盪不安。在面對積弱不振的中國社會的同時，從傳統文人到新一代的知識份子，都紛紛響應了改良運動與革新思潮，大家有志一同，起身投入一波波的社會改革中，力圖改革國家社會。而「中國往何處去？」這個主題，在清末動亂政局的浪潮中，引起一批又一批的文人學生關注，在各個領域，痛苦地進行尋找救國的方案⁵¹。

在清末這股思索「中國何處去？」的浪潮之中，我們可以看到，劉鶚試圖透過小說敘事的魔力，欲透過行走江湖的小說人物老殘，來拯救這個病疴沈重的

⁵¹ 黃霖：《近代文學批評史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3年一版），頁1。

中國社會。例如在小說第一回中，首先指出老殘是這樣一個人物：

這老殘既無祖業可守，又無行當可做，自然「饑寒」二字漸漸的相逼來了。正在無可如何，可巧天不絕人，來了一個搖串鈴的道士，說是曾受異人傳授，能治百病，街上人找他治病，百治百效。所以這老殘就拜他為師，學了幾個口訣。從此也就搖個串鈴，替人治病糊口去了，奔走江湖近二十年。

劉鶚此處的寫作，自傳意味相當濃厚。行醫江湖的老殘，彷彿就是劉鶚本人的化身，同樣隻身奔走江湖二十年，受盡人生冷暖，看盡社會的奇形怪狀。遊歷四方的老殘，隱約道出了清末時局的動亂窘況：

這年剛剛走到山東古千乘地方，有個大戶，姓黃，名叫瑞和，害了一個奇病：渾身潰爛，每年總要潰幾個窟窿。今年治好這個，明年別處又潰幾個窟窿。經歷多年，沒有人能治得這病。每發都在夏天，一過秋分，就不要緊了。

黃瑞和的怪病與黃河的氾濫情形，極為相似，建好東堤，西堤潰堤；疏通北浚，南邊淹水。這種無法根治的氾濫之災，宛如緊箍咒一般，如影隨形、死命地糾纏住中國社會，無論如何防治絲毫都沒有任何效用，餘弊未殄，新弊復起，為清末的中國帶來無窮無盡的禍難。小說中，老殘針對這個問題，開出了一帖良方，說道：「別的病是神農、黃帝傳下來的方法，只有此病是大禹傳下來的方法。後來唐朝有個王景得了這個傳授，以後就沒有人知道此方法了。今日奇緣，在下到也懂得些個。」說也奇怪，黃瑞和這年雖然小有潰爛，卻是一個窟窿也沒有出過。為此，黃瑞和家甚為喜歡，就將老殘留在家中加以款待。

而黃瑞和難治的病疴，在老殘幾帖藥方治癒之後，便痊癒了。其實仔細觀察可知，劉鶚筆下是以人物老殘醫治黃瑞和的病痛作故事題材，但實際卻蘊含著劉鶚治理黃河的理念，劉鶚此處只是將黃河的氾濫成災，加以轉化，書寫成黃瑞和「渾身潰爛，每年總要潰幾個窟窿」，以擬人的手法寫黃河問題。清末的種種亂象之中，也包含黃河氾濫這一項，這個問題，是為劉鶚所心繫、掛念的，因此劉鶚便將之寫入《老殘遊記》，以黃瑞和的怪病代替黃河氾濫，並於其中寄寓他的治河理念。劉鶚不直接明寫黃河氾濫，而是藉由小說筆法。將黃河寫活了，寫出治河之道如同治病之道般，不該病急亂投醫，需要有其良方，循序漸進，才能根治。

在第一回老殘治療黃瑞和的病疴之後，小說緊接著寫到老殘在睡榻上，才剛閉上雙眼，隨即巧遇友人文章伯與德慧生，這兩位摯友邀約他同赴登州，觀賞海邊美景。三人在夜晚同登蓬萊閣上，觀賞日出之美，卻發現在狂風巨浪中，有一艘即將沈沒的帆船，船上不下二百人，雖然船身多處已經遭到破壞，但船主、轉舵、管帆的仍然有心管理，維護行船的安全。可是水手們卻摧殘船客，殺人搶劫，無惡不作。幸虧有數位老成持重的人，要大家保持穩定、不可亂動，船才未翻覆。老殘三人見此現狀，帶著羅盤和紀限儀等器材，駕上輕快小船，但是水手、演講者等人，卻說他們三人是賣船的漢奸，將老殘三人綁去殺了，拋入海中，正在此時，老殘被人喚醒。這段寓言式的情節書寫，將清末政局危傾的窘況，表露無遺。正如林語堂先生指出的：

第一回楔子所言山東海面之破壞大船乃指中國，向船客捐錢然後自己站在安逸地方喊「殺」、「殺」、「殺」者，乃指當時之革命黨，被拋入大海犧牲之「不懂事的少年」，乃真正不懂事之少年，而奉送羅盤就船而被罵為「天主教」「漢奸」者，即作者自身。全段係一中國之影子無疑，其語何沈痛也。⁵²

劉鶚在小說中，並不是高談闊論地展現自我願望，而是藉由小說筆法，來反映出清末時局的動亂不安，以及知識份子的無奈與悲哀。小說中，老殘三人面對狂風暴浪，仍無懼於覆滅之險，搭上輕快小船，送上羅盤與紀限儀等器材，這種大義之舉，卻換來漢奸之汙名，實在令人不勝歎噓。這正如同劉鶚一生波奔，在八國聯軍攻入北京，皇族貴戚、高官縉紳紛紛倉惶逃命時，京城陷入一片飢饉。劉鶚得知俄國佔領太倉，欲焚太倉儲米的消息，毅然決定與俄人交涉，並且結合賑災的資金，將太倉儲米全數購下，賑濟災民，使難民得以有養，京城飢饉之危，暫時得以解除。

然而劉鶚經世濟民的一片苦心，卻敵不過時局的紛亂與人心的惡毒，劉鶚被人誣以私售太倉米，以及在浦口為外國人購地買田。在 1908 年，構陷入獄，最後被流放新疆，客死異鄉，一代實業家、甲骨學家與小說家，就在偏遠的烏魯木齊畫下人生最後一個句點，從此與世長辭！

⁵² 林語堂：〈良友版《老殘遊記》二集序〉，錄於台北三民書局版的《老殘遊記·附錄》，頁 366。

二、揭露官場的卑劣行徑

貪官汙吏們徇私舞弊、魚肉黎民、結黨營私，行徑乖戾卑劣，令人髮指。這種現象在中國傳統的章回小說中，亦經常出現，例如在《水滸傳》中，寫出高逋、蔡京等輩的無利不貪、陷害忠義之士，導致官逼民反，而帶出梁山義士起兵水泊，替天行道，可謂是「亂自上作」，道出官場黑暗的一面。而這類諷刺官場卑劣行徑的題材，在吳敬梓的《儒林外史》一書中，更是表露無遺，當中對於文人追求功名的醜態百出，以及官官相護，賣官鬻爵等卑劣行徑，更是極盡嘲諷苛責之能事⁵³。這種揭露官場弊端的小說文化，發展到清末，可謂有增無減，愈發犀利而直接。

筆者因而提出從諷刺官吏陋習、揭露社會黑幕的角度切入，來討論《老殘遊記》的社會題材，主要還是因為《老殘遊記》中，寫出兩個清官虐殺百姓的兇惡醜態。雖然說清末政局動亂不安，充斥內憂外患，但不至於走向必然的衰亡之境，如果上有明君，下有忠臣良士，相信清末的亂局所帶來的惡性影響，也不會造成中國這麼巨大的傷害，導致民國初年仍舊軍閥割據，連年征戰，百姓痛苦不已，甚至可以撥亂反正，扶危助傾。中國近代的動亂，跟傳統的官場黑幕文化，有著很大的關係，茂苑惜秋生在〈《官場現形記》敘〉中，就暴露清末官場黑幕文化的醜陋面：

天下可惡者莫若盜賊，然盜賊處暫而官處常；天下可恨者莫若仇讐，然仇讐在明而官在暗。吾不知設官分職之始，亦嘗計及乎此耶？抑官之性有異於人之性，故有以致於此耶？國衰而官強，國貧而官富。孝弟忠信之歸，敗於官之身；禮義廉恥之遺，壞於官之手。而官之所以為人詬病，為人輕褻者，蓋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來者漸矣。⁵⁴

官場貪汙舞弊的卑劣行徑，由來已久，甚至作為中國文化的一個部份而存在。這種情形，在中國傳統章回小說中，往往都安排一位清官大老爺的出現，來懲治貪官汙吏，為小民伸張正義。可是在《老殘遊記》一書中，卻明確地指出清官醜陋的一面。引用劉鶚後人劉大紳的論點：

⁵³ 王平：《中國古代小說文化研究》（濟南：山東教育出版社，1998年一版），頁424。

⁵⁴ 茂苑惜秋生：〈《官場現形記》敘〉，收錄於《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（第一卷）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7年一版），頁71。

玉佐臣為毓賢，其殘酷情況，本書描寫不過十之五六，至今東人父老，猶能詳之，即其介弟某，亦言之而不以為然。所記各案，案情及人犯姓名，不必即真，亦不必即假，以當時毓賢訊供，兩三語後，輒入人站籠薨之，官書固無案可證，而父老里黨流傳者，亦不能無因。⁵⁵

玉賢、剛弼這兩位自以為是的清官，表面上以清官自居，以為一行一舉皆是出自明鏡之心，其實骨子裡的一舉一動，皆是可惡至極的卑劣行徑。劉鶚用極為寫實的筆調，讓玉賢、剛弼自我膨脹的野心與權欲，在小說中受到強烈的批判與諷刺，讓小說的閱讀者可以直接看到這些自以為清官，其實昏庸卑劣無能的酷吏們，如何侵害百姓。

因此，小說中所謂的清官廉吏，表面上看似正直不阿、清廉剛毅，但實際上卻是冷酷、兇殘。他們不近人情，嗜血成癮，殘暴至極。例如，小說中的玉賢，在審問犯人的時候，採用站籠的毒辣手段，嚴刑逼供，無論有罪沒罪，先罰了再說，使得無辜弱小的百姓們，只能哀怨嘆息，無奈地繼續這樣悲慘的生活，時時刻刻都擔心害怕，過著風聲鶴唳、草木皆兵的日子，深恐自身將成為下一個站籠裡的犯人。而劉鶚眼見清末官場醜態，將這些自視為清廉的官吏，實際上卻是酷吏的行徑，在小說中一一道來，表露無遺，期望能發揮小說史筆的效用，鞭撻這些自命不凡的清官酷吏。誠如劉鶚第四回原評中所言：

玉賢撫山西，其虐殺待教士，並令兵丁強姦女教士，種種惡狀，人多知之。至其守曹州，大得賢聲，當時所為，人多不知，幸賴此書傳出，將來可資正史採用，小說云呼者。

這簡直是一針見血，直接指出清官與酷吏其實無異。那些清官們自以為清官，卻剛愎自用，自作聰明，完全置他人死活於不顧，這種所謂的清官德行，其實就是傳統官場文化的劣根性。這也難怪胡適先生要說：

有人說：「李伯元做的是官場現形記，劉鐵雲做的是做官教科書。」其實「就事論事，細意推求」，這八個字何止是官教科書？簡直是做學問做人

⁵⁵ 劉大紳：〈關於《老殘遊記》〉，收錄於《劉鶚與老殘游記資料》（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85年一版），頁394。

的教科書了。⁵⁶

說《老殘遊記》是做學問做人的教科書，這話實在是一點都沒錯。在混沌沈濁的社會之中，人們往往易被虛假之名所蒙蔽，虛張聲勢，自我膨脹，而導致錯誤的判斷，甚至過度蠱測，認定他人有所過失，而害死一條條無辜的生命。這是為官為吏者，需要時時警惕自我，並且加以反省思考之處。

所以，揭露官場的卑劣行徑，不僅是道出官場的層層黑幕，也讓我們見到劉鶚筆下的正義之士，如老殘、文章伯、德慧生、申東造、申子平、黃人瑞等人，皆是關懷社會不公、愛民如子的正義之士，也正是因為有這些俠義胸襟、古道熱腸的義士，才使得冤案可以重審，正義得以伸張，百姓得以安居樂業，這實為苦難中黎民百姓之福。

第四節 《老殘遊記》的思想脈絡

考究劉鶚生平的種種遭遇，不難得知，劉鶚的一生，始終是堅信著人們可以藉由實際上的種種作為，來挽救危傾的清末帝國，不一定要採取激烈的革命手段，才能夠撥亂反正。而劉鶚會秉持著如此堅定的信念，主要原因是來自於，劉鶚一生深受太谷學派的影響，期望用太谷學派所強調的實學濟世思想，來解救水深火熱的黎民百姓。劉鶚一生南北奔波，宣傳實學思想，例如行醫治病、治河政策、振興實業、鋪設鐵路、收集甲骨資料，以及從事《老殘遊記》的書寫等，皆是具有開創性的實業作為，是一種發揚太谷學派，展現其實學思想的表現。

而且，劉鶚的種種創舉，就如同老殘行走江湖，懸壺濟世一般，因為劉鶚堅信可以透過實際的工業建設，拯救即將傾滅的中國社會。但是歷史告訴我們，清末亂象確實無法只從表面上去改革，而是需要從制度面、文化面、民族性等各個層面，一一地進行根本上的改變，如此中國才會有燃起新的希望。雖然劉鶚一生奔走，最後客死新疆，但是從《老殘遊記》一書中，仍然保存了劉鶚的思想與太谷學派的義理體系。因此，筆者首先嘗試從太谷學派的基本定義出發，討論太谷學派的發展，期望能從中窺知劉鶚以及太谷學派的義理宗旨所本，究竟為何。

⁵⁶ 胡適：《〈老殘遊記〉序》，收錄於《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》（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85年一版），頁379。

其次，再分析太谷學派的實學思想，探知太谷學說如何在《老殘遊記》一書中，得到展現與詮釋，期望這會有助於了解《老殘遊記》一書中所建構的學術義理，也有助吾人從中得知劉鶚所建立的思想學說，是一個怎樣的體系。

一、劉鶚與太谷學派的關係

目前可知太谷學派是在清朝中葉，發展起來的一個學術流派。根據目前可得的資料顯示，太谷學派曾在清同治五年，因為黃崖山教案的影響，遭受清廷官方的慘重打擊與嚴加取締。當時教徒、門人相繼遭到無辜殺害，前後總共兩千餘人。也因此，從清同治以降，乃至民國初年，人們對於太谷學派的真實面目與思想體系，便鮮少有所討論或加以研究，甚至著手研究太谷學派的前輩學人，也受限於相關資料甚少難尋的緣故，往往導致過度臆測的情形，而無法有效地深入探討，索性略而不論。幸而近年來劉鶚的後輩晚生，以及海內外相關的研究人員，持續關注太谷學派的發展與思想體系，逐漸使得太谷學派的原始輪廓，能夠再次重現於世人眼前⁵⁷。

目前可知，太谷學派由生於清中葉的周谷先生所創立，其字太谷，號空同子，太谷學派因此得名，主要活躍於道光、咸豐年間，並楊州聚眾收徒，講學義理，也在此時擴大其影響力。然而當時的兩江總督認為太谷學說裡包含符咒驅邪、燒丹治病之舉，故將其認定為異端邪說，下令逮捕周谷入獄服刑數年，周谷出獄不久，因病而亡。其後學門人也分為南北兩派，其中北派的張積中在山東黃崖山講學，佔山為據，設立山寨，內設有文學房、武備房等部門，加上當時門徒眾多，而且其學派組織嚴密，又在各地方開設商號，結黨經商，勢力範圍，日益滋大，加上講學過程，重視禮儀隆重，且講學內容、方式不向外傳，已經異於一般民間的學社、書院，而近乎幫派組織與宗教團體。也因此使得外界對於北派張氏等人的學說，以及日漸擴大的勢力，有所質疑，加上當時清朝官府認定其有擾亂生民與叛變之心，於是派兵攻剿山寨，圍殺信徒，當時死傷約為千人以上，此即黃山崖教案。⁵⁸

⁵⁷ 董國炎：《明清小說思潮》（太原：山西人民出版社，2004年一版），頁483。

⁵⁸ 嚴薇青：〈《老殘遊記》的作者劉鶚〉，收錄於《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》（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85年一版），頁309。

北派組織因黃山崖教案的緣故，日漸凋零沒落。反觀以李光炘為首的南派，卻是穩定發展，其主要講學於揚州等地，在形式上較為簡單樸實，與一般學社、書院，並無異樣。在李光炘死後，則由黃葆年、蔣文田、劉鶚等人，傳承太谷學派之說。劉鶚在給黃葆年的信中言及：

聖功大綱，不外教養兩途，公以教天下為己任，弟以養天下為己任。各竭心力，互相扶掖為之。上報四重恩，下濟三途苦，同為空同之子孫，同培古今之道脈，同心同命，海枯石爛，無有貳心。⁵⁹

太谷學派從周谷、李光炘再到黃葆年、劉鶚等人前仆後繼的努力之下，在學說上逐漸發展出博採眾長、相容並蓄之學風，鎔鑄百家之言，兼涉佛、道之說，而以儒學為宗。太谷學派敢於謾罵宋儒迂腐，批評陽明心學浮虛不實、害人匪淺，所強調的是一套經世致用的實用學說，主張儒家民本的實用思想，從中推演出宇宙人生觀，主張進取實用主義，想法類似於顏元、李塨學派所強調的實學思想，重視實際上建功立業，以達經世濟民之用⁶⁰。

而太谷學派發展到清末，主要由黃葆年、劉鶚等人接續學說，此時他們所面對的，是清末紛亂的變局，當時他們提出教天下養天下之說，力倡改革、求變之說，輕虛言、重實用，以有益於黎民之舉為己任。例如，劉鶚曾經歷行醫、治河、開辦商場、治鹽公司、鋼鐵廠、船運公司等，這許多作為，在清末是都具開創性的意義，也是劉鶚對於他所信奉的實學主義，作出的身體力行。誠如林語堂先生指出的：

其人其事，皆足有動於吾心。夫時代之不瞭解，乃先覺之常刑。⁶¹

劉鶚用生命實踐太谷學派強調經世濟民的思想。故嚴薇青先生對於劉鶚更是多加推崇，指出：

所有這些活動，顯然都是為了實踐太谷學派『立功』、『立言』、『立德』和

⁵⁹ 劉鶚：〈致黃葆年〉，收錄於《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》（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85年一版），頁300。

⁶⁰ 劉蕙孫：〈太谷學派政治思想探略〉，收錄於《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》（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85年一版），頁600。

⁶¹ 林語堂：〈良友版《老殘遊記》二集序〉，收錄於三民書局出版的《老殘遊記·附錄》（台北：三民書局，1984年），頁366。

『富而後教』的思想與要求。正是由於太谷學派的這種思想的支持和影響，才能使劉鶚具有非常的膽量和識見⁶²。

劉鶚親身參與時代的改革，期望能從建功立業的一連串實際作為中，協助迷失的中國，走出時代的侷限。所以我們可以在劉鶚的一生奔波中，看到傳統文人已從原本只重視禮樂教化、科舉考試等制式化的束縛中，逐漸轉移目光關注國家遭逢的苦難、社會的動亂、百姓的流離失所等現實的問題上，不再只是端坐書齋之內，空談義理心性，而是能真正地將學問普及於現世，力行實學，經世濟民。故劉鶚就敢勇於去譴責清官醜態之說，強烈批評清末的社會亂局，揭開處處叢生的種種弊端，而曰：

弟固未嘗知天，弟固未嘗不信天。惟其不能知天，故竟以天下為己任。天下之安危，匹夫與有則焉。今日國之大病，在民失其養。各國以盤剝為宗，朝廷以朘削為事，民不堪矣。⁶³

劉鶚用短短數語，就指出了清末政局的弊病，以及作為一個知識份子，如何從清末亂象中找到出口，如何勇於面對時代的挑戰。天下安危，興衰盛亡，只光一味消極地逃避，是無法解決問題的，唯有找出問題的病原，對症下藥，才能達到兼善天下之功，盡到身為一名知識分子所負載的責任。百姓也因此得以安居樂業，長保安康。

二、《老殘遊記》的思想意蘊

由於劉鶚本身深受太谷學派的影響，所以在個人行事舉止、處世哲學或治學態度上，處處體現太谷學派的風範，而筆者也在《老殘遊記》一書中，發覺到許多故事情節，的確蘊含太谷學派的思想體系。因為，在《老殘遊記》一書中，不僅體現了太谷學派的思想主張，而且當中也蘊含部分的釋佛之理與道家哲學。例如，小說中往往透過人物之間的對話，以類似發表輿論的形式或辯論的方式，去展現各種思想義理間的優缺之處。

⁶² 嚴薇青：〈《老殘遊記》的作者劉鶚〉，收錄於《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》（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85年一版），頁310。

⁶³ 劉鶚：〈致黃葆年〉，收錄於《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》（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85年一版），頁300。

首先，我們從小說中蘊含實學思想的角度而論，從老殘行走江湖，治癒黃瑞和的沈疴，再到夢中帶著羅盤、紀限儀等器材，期望能因此拯救即將傾滅的危船，再到揭露清官玉賢的惡行，與剛弼的獨斷專橫。這些故事情節，皆是具有強烈的諷刺意涵與譴責作用。這種救亡圖存、教化新民的敘事書寫，並非僅是為了在小說雜誌上刊登而寫作，其更深一層的意涵，是劉鶚承繼著太谷學派所強調的實學思想，嘗試運用小說的功用性與批判性，將清末社會的動亂、官場的怪狀、百姓生活的窘況等，藉由小說語言文字的諷刺作用，展現太谷學派重視經世濟民的實學主張。

至於在談道說理的部份，筆者認為可從幾個部份討論。首先在小說中寫到申子平在山中趕路，險遇猛虎，在桃花山中遇見瓊姑，這位十八九歲的姑娘，大方款待申子平一行人，並答應其留宿於山莊之中，在夜晚與申子平談論儒釋道三教之間的利弊得失，申子平道：「得聞至論，佩服已極！只是既然三教道裡子都是一樣，在下愚蠢得極，倒要請教這同處在甚麼地方？異處在甚麼地方？何以又有大小之分？儒教最大，又大在甚麼地方？敢求揭示。」之後瓊姑順著申子平的話，指出三教異同與禮教害人之處：

「其同處在誘人為善，引人處於大公。人人好公，則天下太平；人人營私，則天下大亂。惟儒教公到極處。你看，孔子一生遇了多少異端，如長沮、桀溺、荷篠丈人等類，均不十分佩服孔子，而孔子反贊揚他們不置：是其公處，是其大處。所以說：「攻乎異端，斯害也已。」若佛、道兩教，就有了褊心：惟恐後世人不崇奉他的教，所以說出許多天堂地獄的話來嚇唬人。這還是勸人行善，不失為公。甚則說崇奉他的教，就一切罪孽消滅；不崇奉他的教，就是魔鬼入宮，死了必下地獄等辭。這就是私了。至於外國一切教門，更要力爭教興兵接戰，殺人如麻。試問，與他的初心合不合呢？所以就愈小了。若有的教說，為教戰死的血光如玫瑰紫的寶石一樣，更騙人到極處！只是儒教可惜失傳已久，漢儒拘守章句，反遺大旨；到了唐朝，直沒人提及。韓昌黎是個通文不通道腳色，胡說亂道！他還要做篇文章，叫做〈原道〉，真正原到道反面去了！他說：「君不出令，則失其為君；民不出粟、米、絲、麻以奉其上，則誅。」如此說去，那桀、紂很會出令的，又很會誅民的，然則桀、紂之為君是，而桀、紂之民全非了，豈不是是非顛倒嗎？他卻又要辟佛、老，倒又與和尚做朋友。所以後世學

儒的人，覺得孔、孟的道理太費事，不如弄兩句辟佛、老的口頭禪，就算是聖人之徒，豈不省事。弄的朱夫子也出不了這個範圍，只好據韓昌黎的〈原道〉去改孔子的《論語》，把那『攻乎異端』的『攻』字，百般扭捏，究竟總說不圓，卻把孔、孟的儒教被宋儒弄的小而又小，以至於絕了！」

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，劉鶚對於宋儒所強調的禮教，是非常反感的，並加以駁斥。故在小說中藉由一名兼有智慧與美貌的奇女子瓊姑，指出宋儒所謂傳統禮教的背後，其實是在壓迫人們原有的純真性情。

因此，在《老殘遊記》所論述的大道，不是唐人韓愈所採取激烈方式得來的小道，也非佛教、回教、天主教那種私心自我的私道，而是以孔、孟思想為中心，主張勸人為善的大道，是人與人彼此之間相互尊重、包容與關懷的大道。故劉鶚也在小說中透過瓊姑的口中，刻畫出傳統禮教壓抑性情之弊端，認為：「如此，亦發乎情也。以少女中男，深夜對坐，不及亂言，止乎禮義矣。此正合聖人之道。若宋儒之種種欺人，口難罄述。然宋儒固多不是，然尚有是處；若今之學宋儒者，直鄉愿而已，孔、孟所深惡而痛絕者也！」因此，小說中所論述的道理，並不是朱熹等人重視的傳統禮教，因為宋儒以禮教綱常作為判人好壞的一切根據，否認人有發自本身的感情，一味主張存天理，滅人欲，否定人欲的存在價值與合理性，完全扼殺了人類的自然本能。這是劉鶚在小說中所痛恨與反對的，故劉鶚便塑造了瓊姑這樣一位人物，代替自己發聲，抨擊宋儒古板迂腐，而又不近人情的禮教觀念，也希望能在小說中，重建孔孟勸人為善之心，以達經世濟民之效。

在申子平、瓊姑與黃龍子三人之間飲茶論理過程中，我們可以發現到，老殘本身並沒有直接參與其中，而是藉由三人的對話，道出人類本有真性情，肯定人欲的存在價值與合理性，並揭露宋儒欺人之舉。三人從演奏樂器，談到北拳南革的種種問題，指出托附鬼神迷信的北拳黨人是如何無知，將來勢必會斷送國家性命，而南方革命黨雖力辟鬼神之神說，但革命之舉卻破壞天理國法人情，必定會使社會動盪不安，國家渾身潰爛。筆者因而認為劉鶚是期盼藉由小說語言文字的渲染、隱喻與誇張等手法，透過瓊姑、黃龍子與申子平三人之間對於禮教問題的討論，以及談及國內的北拳南革，所衍生的種種弊病，將自己對於這些問題的觀點，一一展現於世人眼前，並期望能從中對閱讀者起到教化啓示與潛移默化的功

效。例如，小說第十二回討論到關於強者生存、弱者衰亡的議題，這顯然有受西方達爾文進化論、物競天擇論影響的部份，也顯示出劉鶚在《老殘遊記》的思想體系中，想要傳達出一種重視實用價值與實用精神。

因此，筆者認為在清末危機四伏的政局中，劉鶚輔國安民的經世理想，無法得到廣泛的支持、遵行與實踐，反而因此遭來殺身之禍。但我們卻可以從《老殘遊記》中，看到劉鶚在清末新小說的創作領域之中，為自己的理想與成就找到一條發言的管道，透過小說人物的行動、對話與經歷，建構出一套重視人們純真性情的小說義理，並從中提出解放加諸於人們身上種種束縛的義理論述，使得《老殘遊記》具備著較為進步的現代思想，筆者堅信即使是經歷百年之後，它仍舊從中散發出不滅的燦爛光彩。

